

叢文知求

論係關蘇日

版出社版出知求

1 9 4 0

求知文叢第六輯目錄

本輯介紹

日蘇關係論

阿平（一—完）

一、前言 二、怎樣了解日蘇關係 三、怎樣了解日蘇關係的變化

四、對日蘇衝突的不正確的了解 五、日蘇關係的發展 六、日本

對蘇聯態度的幾個階段 七、日蘇改善關係的可能前途及其結果 八

、由日蘇關係到中蘇關係

蘇聯外交政策的史的檢討

希泊（一—三）

論青年的苦悶

徐奮（一—三）

超然先生刻傳

方生（一—四）

第五回：美哉抗戰

下期預告

魯迅的思想遺產

再論日蘇關係

我怎樣發見了阿美利亞

每六輯一元八角

每十二輯三元四角

日蘇關係論

廿九年十月十日出版

著者 鐵聲等

出版者 求知出版社

總經理 上海五洲書報社

山東路二二一號

特約代定處

兄弟圖書公司

四馬路三七八號

亞美書社

青島路六七號

藝文書店

靜安寺路新市場

青年圖書文具商店

戈登路二十二號

經售處 各書店各報攤

本輯定價 四角五分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求知文叢第六輯目錄

本輯介紹

日蘇關係論

阿平（一—完）

一、前言 二、怎樣了解日蘇關係 三、怎樣了解日蘇關係的變化

四、對日蘇衝突的不正確的了解 五、日蘇關係的發展 六、日本

對蘇聯態度的幾個階段 七、日蘇改善關係的可能前途及其結果 八

、由日蘇關係到中蘇關係

蘇聯外交政策的史的檢討 希泊（一—三）

論青年的苦悶 徐奮（一—三）

超然先生刻傳 方生（一—四）

第五回：美哉抗戰

下期預告
魯迅的思想遺產
再論日蘇關係
我怎樣發見了阿美利亞

每六輯一元八角

每十二輯三元四角

日蘇關係論

廿九年十月十日出版

著者 鐵聲等

出版者 求知出版社

總經理 上海五洲書報社

山東路二二一號

特約代定處 兄弟圖書公司

四馬路三七八號

亞美書社

青島路六七號

藝文書店

靜安寺路新市場

青年圖書文具商店

戈登路二十二號

經售處 各書店各報攤

本輯定價 四角五分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日蘇關係論

阿 乎

一 前言

從日本統治者內部喊出改善日蘇關係的論調已經不止一次了。這次日本政府爲要改善日蘇關係，特任命退伍陸軍中將建川美次爲駐蘇聯大使，（見九月十一日上海各日報），據說：「建川之任命，與主張與日接近之蘇聯人民外交委員長莫洛托夫的演詞相巧合，此舉當可視爲蘇日改進關係的初步」（見日本東京朝日新聞評論），傾向親蘇的建川中將亦表示「將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對於改進日蘇關係作一度傾心的談話」，並謂「日蘇須得親善，對手的外交雖屬難務，但余決心站在外交的舞台上，以骨埋於莫斯科」。代表日本統治階級的各報紙對改善日蘇關係都一致贊助，並對建川使蘇抱着很大的期望，認爲這是日蘇親善的最好的時機。日本對蘇聯何「前倨而後恭」忽然的要親善起來呢？由日本人看來，這原是他們自己的事情，要怎樣便怎樣；然而也可以說，不完全是日本的事情，這與中國有關，與美國有關，與歐戰有關，甚至與整個世界有關，正因爲這樣，有了這許多的複雜現象，日蘇關係改善（？）的宣說，便迷惑了一部分

人，只看到現象，沒有看見本質，把握不住，對蘇聯起了懷疑，對日蘇關係前途存着過分的幻想。爲了這樣，也可以說是爲着堅定中國抗戰必勝的信心，這裏，我們把日蘇關係作一番澈底，正確的透視，便更成爲有必要的了。

二 怎樣了解日蘇關係？

首先，我們應該怎樣來了解日蘇的關係呢？

要了解日蘇關係，我們對日蘇這兩個國家，先要有個基本的認識：

日本是個封建軍閥性的資本帝國主義國家，而且是個必須向外侵略的國家，並也是一個近於瘋狂的野心很大的國家（要夢想征服全世界）。她的一切對外關係，對外活動與對外政策，都是以能夠達到並符合於她的侵略願望爲目標。

蘇聯是個怎樣的國家呢？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既不封建的（而是反封建的），也不是資本帝國主義的（而是反資本帝國主義的），她完全是屬於工農大眾的一個嶄新的國家，是一切資產階級有分別的國家，也日本有分別的國家。

從國家的體系與階級性來說，與蘇聯的關係已經不是像日本與英國的關係或與美國的關係一樣（日與英美的關係是屬於資本主義體系的關係，發展起來，是帝國主義間的關係），日

蘇聯關係是代表着兩種不同的關係，是資本主義體系與社會主義體系的關係，是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階級利益和意識處於絕對對立（但有的時候，也是暫時可以調和）的關係，是完全矛盾的關係，發展起來，這是說，衝突起來，這是表現着兩種體系鬥爭的階級鬥爭，且蘇聯關係的基本關係就是這樣。

要了解日蘇關係，我們還要認識蘇聯對外的基本政策，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怎樣與絕對對立的資本主義國家暫時維持和平的外交關係的外交政策。蘇聯既然與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是絕對對立的，為什麼還要與可能和資本主義國家維持經常一般的外交關係呢？

這是因為：第一，社會主義革命只還在一個國家內（蘇聯）得到勝利，蘇聯決不能等周圍的國家或一切資產階級的國家進行社會主義的革命同樣成功之後，才和他們（資本主義國家）發生關係。

這是因為：第二，不但各國社會主義的革命是個相當長期的過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蘇聯，要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沒有外面各方面（資產階級國內的工人、技師、機器、科學等等）的幫助是不行的。就是說，孤立起來去建設社會主義是不行的。

這是因為：第三，社會主義體系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對立雖是基本的，但現在還不是主要的。就是說：目前還不是社會主義體系和資本主義體系非拚個你死我活的時候，也不是資本主義國家

與社會主義國家非採取對立不可的時候，因為當前還有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間的矛盾，還有資本主義與工人階級（本國的）的矛盾，還有資本主義和殖民地的矛盾，當這些矛盾，超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矛盾的時候，社會主義的蘇聯與某些資本主義的國家是暫時可以把彼此基本的矛盾隱蔽起來，為着眼前雙方的利益而和平共處，彼此相安無事的。

這是因為：第四，為着要鞏固社會主義的政權，為着要澈底完成社會主義的建設，為着要培養社會主義的力量，準備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擴大（客觀環境如有可能的話），蘇聯不能不有一個長時期和平的生聚教訓。

但這又不是說：蘇聯去接觸資本主義，便要放棄社會主義（過去的托派齊諾維也夫等少數派，的確有這樣胡塗的陰謀和企圖），歡迎資本主義；便是要去和資本主義合流。所謂和資本主義接觸是要有原則的接觸，是要用社會主義的戰略與策略的方式去接觸。

早在一九一八年，列寧在著名的和平提綱裏面，就已經確定下對帝國主義國家的態度說：

「我們在兩方面（指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協約國與同盟國兩方面——作者附註）都不能完全脫離帝國主義的連系；並且顯明的，如果國際帝國主義沒有推翻，那麼，要完全脫離這種連系是不能的。這上面正確的結論應該是：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政府得到勝利以後，解放問題，不應該從挑選那個帝國主義的觀點上出發，而應該看，為鞏固及發展已經開始的社會主義革命起見，那些是最好的條件，我

們應該從這個觀點上出發去解決問題。

「換句話說：作爲我們策略基礎的原則，不是我們幫助那方面帝國主義者比較有利，而是怎樣可以更正確地可靠地使社會主義革命能夠鞏固起來，或者至少使他在別的國家未加入以前，能夠單獨支持下去。」（見一九一八年二月廿四日真理報）

關於資本帝國主義不可能組成反蘇的聯合戰線，因之，蘇聯就可以利用他們（指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斯達林說：

「因爲統一戰綫及資本家聯合進攻威嚇將造成一個最鞏固的環繞蘇維埃政權周圍的全體人民的大圈套，要把蘇維埃國家變成此「二十四國」進攻的時候還要鞏固的堡壘。」

「第二，因爲反對蘇維埃國家的行動，在敵人的後方，一定要解開許多革命的紐結，瓦解和破壞帝國主義的行伍。」

「第三，因爲我們的國家已經不是孤零零的，因爲牠有西方的工人及東方的被壓迫民族做同盟者。不用懷疑，反對蘇維埃的戰爭，將成爲反對本國的工人及其殖民地的戰爭。」

「我用不着證明，假使他們進攻，我們也不會袖手旁觀，我們要採用一切方法，掀起各國的革命運動。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者不能不知道我們對那些事情是有些經驗的。（見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在莫斯科黨部積極份子會議上的報告）」

關於蘇聯本身暫時不能不與資本主義國家保持和平的關係，斯達林說：

「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估計到帝國主義營壘中的衝突，延遲戰爭，誘以微利，採取各種手段，以保持和平的關係。我們決不能忘記列寧所說的話，說我們的建設事業，有許多是依靠我們能否延遲和資本世界的戰爭，這種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這戰爭可以延遲下去，直到歐洲無產階級革命成熟的時候，或是最後直到資本家為殖民地的分割而自相肉搏的時候。所以和資本主義國家保持和平關係，是我們必要的任務。」

「我們和資本主義國家間關係的基礎，是在准許兩個相反制度有共同存在的可能。實際的事實，完全證實了這點。（見斯達林：聯共中央在十五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但是蘇聯要和資本主義國家維持着和平共處的關係，一定先要自己有力量，否則仍是難免受資本主義國家的欺侮，故斯達林說：

「蘇聯在這一個困難的和複雜的為和平而作的鬥爭中，曾倚靠於什麼呢？」

（一）倚靠於自己日益增長着的經濟能力和政治能力；

（二）倚靠於全世界各國工人階級底無數百萬羣衆精神上的贊助，這個工人階級對於維持和平是有生死亡亡的利益關係的；

（三）倚靠於這樣一些國家底審慎態度，這些國家由於某些動機而不願意破壞和平並想與蘇聯這樣

守信的主願發展通商關係；

(四) 最後，倚於靠我們的光榮的軍隊，這支軍隊是決意保衛國家，使之免受外來的襲擊的。(見一九三四年十七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底工作報告)

有了上面這許多的原因，就確定着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基本上是矛盾的，但事實上却是暫時必要和可能維持着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和共處的關係，如果是資本主義國家也願意這樣做的話。所以：

「蘇聯的外交政策是明白而容易瞭解的。」

(一) 我們堅持和平，堅持與一切國度發生事務的聯系；我們堅持着而且將繼續堅持着這樣的立場，如果這些國度對於蘇聯也保持同樣的態度，如果它們不企圖破壞我們的利益。

(二) 對於同蘇聯有共同國境的一切鄰邦，我們堅持和平的、親近的和善鄰的關係；我們堅持着而且將繼續堅持着這樣的立場，如果這些國度對蘇聯也保持同樣的態度，如果它們不企圖直接地或間接地破壞蘇聯國境的完整和神聖不可侵犯的利益。

(三) 我們堅持援助一切因爭取祖國獨立而成了侵略行為的犧牲品的民族。

(四) 我們不怕侵略者方面來的恐嚇，而世對於企圖破壞蘇聯國境的神聖不可侵犯的那些戰爭——操老準備以雙倍的打擊回策他們的打擊。

這便是蘇聯的外交政策。」（一九三九年斯達林：「在聯共十八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的工作報告」）

根據了這一切的材料，我們可以把蘇聯對外關係基本政策歸納於下：

第一，是和平政策，與資本主義國家暫時維持和平共處（基本上是對立的）的政策。這個和平政策完全有別於帝國主義的和平政策，帝國主義的和平政策是爲的帝國主義利益的政策，彼此的目標是不相同的。

第二，是謀與資本主義國家維持平等互惠的商業關係的。如果對方也願意。

第三，是反對侵略的，同情與援助一切被侵略的民族。不管這侵略的國家是那個國家。

第四，是反對帝家主義戰爭的。願參加一切足以制止帝國主義戰爭爆發或擴大的和平（軍事性的）合作，而在帝國主義的戰爭中嚴守中立。

蘇聯站在這種對外政策的基礎上，願意去和一切體系不同的國家（連日本也在內）發在友好的關係，蘇聯也是抱着這種原則去和日本發生關係，有原則的與日本發生外交上的關係，這就是蘇聯對日本所要維持着的關係。儘管蘇聯與日本在外交上的關係所表達的現象是怎樣複雜曲折，而蘇聯對日本所要維持關係的原則上的本質是不變的。日蘇關係的本質就是這樣。

三 怎樣了解日蘇關係的變化

蘇聯對日本所要維持的日蘇關係既如上述，這裏，所謂日蘇關係的變化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日蘇關係的變化，應該了解爲日本對蘇聯的關係發生了變化，不是蘇聯對日本的關係發生了變化（蘇聯對任何一國的和平原則是不會變的，這個「暫時」是相當長時期的一個「暫時」，是非爲資本主義體系到最後衝突不可以以前的「暫時」）。

這就是說，日蘇關係的變化，是當蘇聯願意與日本發生原則上的友好關係的時候，日本不同意與蘇聯發生這樣的關係，日蘇關係才起了變化，是起了不符合蘇聯和平原則的變化。

這就是說，日蘇關係的變化，是日本對蘇聯的關係不好，不是蘇聯對日本的關係不好，是由於日本的反蘇，却不是因爲蘇聯的反日，是日本要進攻蘇聯，不是蘇聯要侵略日本（過去事實，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這更就是說：日蘇關係的變化，由變化而引起的許多問題，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上的衝突問題，是日本方面挑起來的問題，是要由日本方面首先負問題發生後的責任；而並不是由蘇聯挑起來的問題。

然而日蘇關係的變化，不僅有壞的方面的變化，同時也可能有好的方面的變化，例如新近日

本忽然打算要把過去不好的日蘇關係改善起來。這在日本對蘇聯的關係來說，自然是一個變化，但這變化的只是日本，這種變化並不能影響蘇聯和平外交原則上的變化。蘇聯仍然只是盼望與日本恢復原則上的友好關係，日本要和蘇聯改善關係，決不能超過蘇聯原則上的限度以內，否則除非是：日本已放棄符合於帝國主義利益的侵略政策（關於這點，如不是革命的日本是做不到的）。

故所謂日蘇關係的變化，是日本是否願意與蘇聯維持和平共處的關係的問題，是由於日本對蘇聯的態度是否發生了變化，好的變化或者是壞的變化。儘管日本在外交上對蘇聯作種種不同的姿態，做許多不同的宣傳，而是五花八門的現象，但蘇聯和平原則的本質是不變化的。

對日蘇關係變化的了解，就是這樣。

四 對日蘇衝突底不正確的了解

另外還有一些經常聽到的對日蘇衝突底不正確的了解，這種不正確的了解對於觀察和分析日蘇的問題是有害的，是會得不到正確的結論的。

是那些不正確的了解呢？

這第一個不正確的了解，就是把日蘇衝突認為是宿命的對立，是由於帝俄時代積下來的歷史

上的世仇。其實帝俄時代的仇恨早已結束了，早已跟着帝俄時代的社會、政治、經濟的制度結束了，現在是社會主義的蘇聯是一個與人無爭，願意和平共處的蘇聯。假如說：日蘇衝突，是帝俄時代衝突的繼續，我們能說當日本參與十四個帝國主義反共十字軍，出兵佔領西伯利亞與海參崴的時候，是爲了歷史上的世仇嗎？顯然不是的。

這第二個不正確的了解，就是把日蘇衝突認爲是由於彼此邊界太長，地理上過於接近，因之，時常發生邊界糾紛的衝突。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事實上過去一切邊界或地理上的糾紛，都是由日本方面引起的，不是由蘇聯方面引起的，這如同許多其他方面的衝突，都是由於日本方面所引起的一樣。

舉幾個例：

一個是過去日蘇因爲中東路而引起的衝突問題。「關於中東路問題談判底停頓，也應該這樣說，這種停頓不是由於蘇聯方面引起的；同樣，關於日本的代辦們在中東路上幹出不可容許的事情，非法地拘捕中東路上蘇聯職員等等，也應該這樣說」。（見斯達林：「十七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底工作報告」）

一個是去年蒙滿邊界有名的在諸門罕衝突的問題。「大家知道，衝突之所以發生，是因爲日本企圖攫取蒙古人民共和國一部分領土，並這樣來以暴力改變蒙滿疆界以利於自己」。（見莫洛

托夫一九三九年十月在蘇聯最高蘇維埃非常第五屆全會議上的報告)

這第三個不正確的了解，就是把日蘇衝突認為是彼此在遠東要互相擴張勢力的結果。這說的更是籠統模糊。爭霸權，爭殖民地，這是屬於帝國主義世界競爭範圍以内的事，我們可以說，這是日本方面的事，却不是蘇聯的事。日本有在遠東的大陸政策，有所謂南進北進的政策，還要設「東亞新秩序」，同時「日本的一部分軍人在出版物上公開鼓吹必須與蘇聯戰爭，和必須奪取蘇聯底沿海州，同時另一部分的軍人却顯然同意這點，而日本底政府呢？並不去約束挑撥戰爭底人，反而做出樣子，似乎這與牠無關。」(斯達林「十七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底工作報告」)而蘇聯却是沒有侵佔日本任何領土的計劃，沒有必須和日本戰爭的表示。蘇聯一切在遠東方面的軍事設施，全是爲着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防禦。故事實上在那裏擴張勢力的，是日本不是蘇聯，是日本因爲要擴張到侵犯蘇聯利益的勢力，這才發生了衝突。至於也許有人要說：蘇聯所要擴張的是革命勢力吧？然而革命是不能依照着主觀的意志去擴張的。革命的產生，「是只有當着這些國家的革命者，覺得可能或者需要的時候，革命方能產生。如果以爲革命可以輸出的話，——這就是胡說。每一個國家倘若願意革命，他們就用自己的力量進行自己的革命，倘若不願意，也就不會有革命」。(一九三六年三月斯達林與霍華德底談話)。

這第四個不正確的了解，就是把日蘇衝突認為是由於蘇聯的亦化宣傳。故「又有人說，是俄

國布爾塞維克的宣傳，妨礙確定「正當的」關係。爲了要提防布爾塞維克有害的宣傳，資產階級的老爺們用「哨兵線」和「鐵絲網」把自己保衛起來，而把看守「鐵絲網」的官職，很慈愛的交給波蘭、羅馬尼亞、芬蘭等國。……他們亂喊布爾塞維克的宣傳，不是爲着要確定「正當的關係」，而是一種宣傳武裝干涉的藉口，這還待證明嗎？他們如果不願意作可笑的人，怎樣會自己「用電網隔起來」，以「提防」布爾塞維克的思想呢？難道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內，沒有合於這種思想發展的基礎嗎？沙皇政府當時也曾經「這樣隔起來」，「提防」布爾塞維克主義，但是人人都知道，他是沒有「提防」得了的。他所以沒有提防得了，是因爲布爾塞維克主義到處發展不是從外而來的，乃是從內而來的」（斯達林：「聯共十六次大會上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

這第五個不正確的了解，就是把日蘇衝突認爲是某些個別問題上的衝突，如邊界衝突，北洋漁業問題的衝突，及庫頁島煤油開採問題的衝突等。這些衝突決不是偶然的衝突，每一次的每一種的衝突，都包含着反蘇陰謀的必然性，換句話說，凡是損害蘇聯利益的，客觀上必然是反社會主義的，是隱藏着一個社會主義體系與資本主義體系間的鬥爭，而不僅是一個簡單問題上的鬥爭。

那末，什麼是日蘇衝突底正確的了解呢？

對日蘇衝突的唯一正確的基本上的了解，是蘇聯和資本主義世界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不是

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他是整個資本主義與正在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間的一種矛盾，這種矛盾動搖與破壞了資本主義本身的基礎。不僅這樣，由於這種矛盾，把資本主義所有的矛盾都揭穿到底，並把這些矛盾積成一團，使他們變成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所謂「誰戰勝誰，一切中心問題就在這裏」（斯達林語），所以「當資本主義矛盾每次開始緊張起來的時候，資產階級總眼望着蘇聯，企圖在蘇聯的賬上來解決資本主義的某個矛盾，或資本主義所有的一切矛盾，因為蘇聯是革命的大本營，他的存在，就使工人階級和殖民地革命化，他妨礙進行新戰爭，妨礙重新瓜分世界，妨礙統治廣大的蘇聯市場，而這種市場，因經濟恐慌的原故，現在對於資本家是特別需要的。由此，就生出對蘇聯的冒險行動和干涉的趨勢，這個趨勢，因經濟恐慌的擴展更要加緊」。（斯達林：「聯共十六次大會上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這就是說，由於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種種（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不穩，更增加着對這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仇視——含有階級性的仇視。

一切的問題就在這裏：儘管日蘇的衝突，表面的原因很多，日方所宣稱的理由是怎樣的振振有詞，而實質只有一個，這就是日本對蘇聯的階級成見與仇視。

五、日蘇關係的發展